



登瀛

辉映花海 吕刚 摄

刊头书法 臧科书



生活滋味

烧饼铺

(市区)张友华

距家慢跑10分钟,有个烧饼铺,由一对年轻夫妇经营,男的姓陈,负责打烧饼,女的姓夏,负责炸油条收钱,一年365天,除传统春节休息几天外,几乎天天起早贪黑,从凌晨就起床,一直忙到夜里打烊,早晨烧饼油条一阵忙过,接着炸馓子,生意不温不火,维持一家三口生计。入住新小区几年了,我隔三岔五买烧饼,看着他们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也看着他们的独生女慢慢长大,由初中升到高中即将读大学,生活周而复始,人生滋味不过如此。

年轻夫妇为人宽厚,待客热情,笑脸相迎,动作麻利,赢得不少回头客。买饼的差个几角钱,可以忽略不计,熟客买一个饼口袋里掏出枚硬币递过去,女店主又扔回来:“下次一起给”。我住的小区离烧饼铺不算远,一次散步买个烧饼尝尝,口感不错,又因了他们的热情,因了烧饼清脆爽口,一吃上了“癮”,成了常客。男的憨厚本分,言语不多;女的快人快语,幽默风趣,边干活边结账边与等饼的顾客说笑。一圈十几个人围着等饼,一锅一收钱,依次来客的顺序;买几个饼、收多少钱、几个不刷糖料、几个加芝麻拉长,她记得清清楚楚,我在一旁,常常因她的惊人记忆钦佩不已,戏称她接受过速记专业培训。

打烧饼的炉子,由油桶改制而成,剪上上盖,内膛泥巴,下端掏个通风口,里面插几根钢筋炉条,煤炭作燃料,将制作好的面滚压成扁状,刷上糖料撒上芝麻,用菜刀勾称切块逐一贴在炉子内侧,5分钟左右饼可出炉,只要火候掌握精道,做出的烧饼就不生不糊,香脆可口。对于我们这代人,一个烧饼包一根油条,再加稀饭咸菜,可谓经济实惠的早点,那真叫“爽至歪”哦。

上世纪出生的人,经历过饥荒,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事,要想吃个烧饼油条,可是奢侈的享受啊。记得7岁那年,四哥要去邻镇赶集,我窃喜,可以跟路上集吃烧饼了。次日凌晨,天刚蒙蒙亮,我被关门声惊醒,睁开眼睛见四哥不在身边,知道是赶集去了,一骨碌地爬起来穿衣下床追赶,隆冬,沿着乡间小道,穿着霜冻,一口气追了十几里路,终于赶上四哥,他见我跑得气喘吁吁,浑身冒汗,气不打一处来,一巴掌甩过来,重重地打在我脸上,我两眼直冒金星……到了集市,穿过人流,四哥领我直奔烧饼摊,掏几毛钱为我买了烧饼油条,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手上粘的几个芝麻也舔个精光。

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往事犹在眼前,每每站在烧饼铺前,童年的记忆总是浮现。回想当年,为了一个烧饼,挨了一巴掌,总有一阵酸楚涌上心头。



抚今追昔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华中鲁艺正在盐城兜率寺举办“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的晚会。高个儿浓眉大眼的许晴拉起了小提琴,他运弓他揉弦他顿弓,忽激越、忽悠扬,琴声与鲁艺学员激情洋溢的朗诵声,在简陋的会堂里,在1941年5月的夜色中久久回荡……

作为一位从扬州走出的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从北平到上海的“文化界救亡协会”战地服务团,再到抗日救亡的“安徽动员委员会”,再到这苏北盐城华中鲁艺,许晴将从事抗日爱国的文艺宣传活动视作责任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他创作的话剧《精忠报国》、《王玉凤》、《重庆二十四小时》等剧的演出引起轰动受到广泛的欢迎;他创作的歌曲《抗战两周年纪念歌》、《水上巡逻队队歌》,尤其是《中华民族好儿女》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次纪念活动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合唱《中华民族好儿女》:“春天的太阳放彩光,胜利的歌声响四方!我们是中华民族好儿女,千锤百炼已成钢”……听着雄壮的歌,拉着

提琴的许晴笑了,笑得灿烂又开怀。

许晴总是这么灿烂地笑着。凡接触他的人总是被他的笑容所吸引,被他坚定的信仰与理想所照耀。作家杨沫说,这个信仰“不是烟,这是火,它照耀着许晴光辉的一生,也有斑驳的亮点洒在我的身上”。在那黑云笼罩的白色恐怖里,曾经在许晴开办的一家进步书店当过短期店员的杨沫,在许晴参加地下活动被捕近两年的时间,都随着许晴的母亲以妹妹的身份去北平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探望,穿着和尚领囚徒服剃了光头的许晴,隔着铁栏杆还是那么开朗又信心百倍地对她笑着,以至于她在后来《青春之歌》写下的年轻共产党人许林,就是以许晴为原型。

1941年,中日战火交织尤为密集,敌伪对苏北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荡。在抗日宣传鼓舞士气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鲁艺成了鬼子的眼中钉,一场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战斗,在7月24日的凌晨悲壮惨烈地打响。

几粒残留的晨星还在西天放着微弱的光,有着汽艇、迫击炮,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气势汹

汹地向鲁艺驻地建湖北秦庄进发。急速转移,战斗分工,戏剧系主任许晴毫不犹豫地站到了队伍的最前列。一条大河波浪宽,他与战斗班的八名战士第一时间冲到了桥头,身着土黄色军服的敌人在远处蒙蒙的曙色中若隐若现。此刻,冲过了眼前的大河,就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带。战士们说许主任你先过桥吧!我是负责带队的,怎么可以走先!许晴拒绝了。他带着战斗班伏地隐蔽,依靠仅有的几支步枪以微弱的火力最大限度地为师生们的撤退拖延时间。一批师生过了桥,又一批师生过了桥。快啊快啊!许晴在心中焦急地呼唤。可眼前这几个缺少训练与锻炼的鲁艺学员跑到桥头相互绊倒,爬不起来了。许晴不顾一切冲向桥头,一手举枪一手拖住一个学员:快冲啊!一个过桥了,又是两个过桥了!



那一抹轻盈纤柔的紫



流年碎影

何时?和紫色结了缘。

日子里,满满的紫。紫色窗帘,紫色壁画,茶几上两束淡紫色插花,甚至心情,甚至流进梦里的。比如丁香,比如薰衣草,比如紫罗兰。

紫色,一直栖居心底,一如月光下的花朵,朦胧地生长,宁静地开放,优雅在前世今生。

想起薄薄,那个穿紫衣的女人。

第一次听到薄薄这个名字,就像在花团锦簇中,猛地见到一片嫩嫩的绿叶,那样的清新。原来女人的名字可以避免那些花啊红啊采啊的取得这样脱俗。

薄薄,是村里光棍汉唐三新娶的媳妇。唐三四十岁才娶亲,新媳妇是邻村下放户的女儿,因为父亲的问题,全家下放,继而下嫁。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才拥有这样一个不一般的名字,很让人好奇。

于是那天,我们几个放学后没有立即回家,而是拐去唐三家的那条小路。一路上,我们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唐三,这个一直被贫困复制貌不惊人的男

人,怎会娶回一个有这么好听名字的女人呢?一路说着想着,一路来到了唐三家。我们几个嬉笑着推搡着躲到小屋的后窗下,争着伸出头向屋里张望。屋里只有唐三的瞎眼老妈,坐在门口朝阳处,晃动手中的蓝布沿边小蒲扇。正当我们失望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在那!只见小屋东边的小路上,唐三扛一把铁锹,迎面向我们走来。身后跟着的,应该就是我们想见的人吧。

这就是薄薄?我们盯着面前这个叫薄薄的女人,每张脸上都写满了震惊。这不是我们刚才想象的样子,那张白净的脸,那头黑黑的发,还有那高挑的身段,而让我震惊的却不是这些,是她那身裙子,更确切地说,是裙子的颜色。月白底子上,洒满细细碎碎的紫色花瓣。那紫,是淡淡的蓝紫,又似浅浅的烟紫,轻轻浅浅,纤柔得出尘,透着点点风情。尘世间,有多少色彩,能如此撞击心灵。那一刻,那抹浸润着清幽的紫,让我深深记住。

于是,梦里,我成了薄薄。一

身深深浅浅的紫,穿梭在春秋春夏,穿出一份曼妙,穿出一份幽怨,和她的身一样,更和她的人生一样。梦外,我驻足在大大小小的服装市场,寻寻觅觅,和星星点点青烟般的紫,和簇簇片片梦幻般的紫,一次次相遇,无数次相守。

记起海边小镇,那些紫色茶具。

多年前的那个初春,应朋友相邀,去了海边小镇。因了无法搁置的牵挂,采得恹恹的,趁着聚会的间隙,一个人悄悄走了出去。

走过一段青石板小路,绕过一片林子,拐进一条小巷,意外发现一座小屋,安详地坐落在寂静的角落。绛紫色墙砖,烟紫色瓦片,映照在柔和的阳光下,更显得空灵悠远。轻轻敲一下门,开了,一位素装淡雅的女孩,浅笑,似曾相识。

走进小屋,心尖被轻轻撩拨一下。屋内零零散散摆几张茶几,每张茶几上都摆一套紫色茶具,还有雕刻精巧的木制托盘,托盘边放一只小小的花瓶,瓶中插一束淡紫色小花。墙上条形的木格上,缠绕一根根纤细的紫藤,没有

(阜宁)孔令玉

别处的张扬,却显得清静悄悄的,连空气都沾染了紫色的神秘。小屋里只四五个人,各自靠窗边坐着,细细地品茶,平和、安详。

这是何等一种简约的生活,是清水里放一叶茶的简约。更是那紫,给简约添了一份雅致。在物欲横流的背后,还会有这种远离红尘的宁静,我的一颗被尘世扰乱的心,瞬间安详。

紫色小屋,紫色茶具,紫色藤蔓,再次凝成我化不开的紫色情结。

那一日,闲坐电脑前,随意敲击键盘。紫色最能诠释女人的心情,它和那些缠绵的旧事总会有着天然的关联。令人迷离的紫色,神秘略带忧郁,是孤寂的代名词……因为正在病中,于是就想,到底这病这紫有没有些许牵连,是因了这色彩诱导了病因,还是因病而引发了这色彩,或许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关联。

可是无论怎样,那一抹轻盈纤柔如花似梦的紫,已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